

目 录

第一部分 袁 世 凯

〔日〕佐藤铁治郎

第一篇 著者之旨趣及袁世凯之历史	3
第一章 著者之旨趣	3
第二章 袁世凯之历史	5
第一节 青年纨绔时代之袁世凯	5
第二节 援韩庆军先锋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7
第三节 驻韩庆军营务处时代之袁世凯	11
第四节 大院君归韩护送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17
第五节 驻韩办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21
第六节 驻韩公使时代之袁世凯	36
第七节 日清战后无政事关系时代之袁世凯	52
第八节 练兵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54
第九节 戊戌政变时代之袁世凯	57
第十节 护理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61
第十一节 山东巡抚时代之袁世凯	66
第十二节 调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代之袁世凯	76
第十三节 母丧归籍时代之袁世凯	84
第十四节 总揽清国种种要政时代之袁世凯	88
第十五节 军机大臣及外务部尚书时代之袁世凯	104
第十六节 免官时代之袁世凯	109
第二篇 袁世凯免官之原因及其作用	112

第一章 免官之原因	112
第一节 远因	112
第二节 近因	113
第二章 作用	117
第一节 练兵	117
第二节 剿办拳匪	133
第三节 警察制度之设施	138
第四节 兴学	143
第五节 留学生之奖励	149
第六节 培养裁判官人材为改良法律及监狱之预备	151
第七节 主倡立宪	162
第八节 外交手腕	166
第九节 筹办农工诸政	169
第三篇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及东西古今人物之比较	172
第一章 袁世凯与支那种种关系	172
第一节 袁世凯与支那国家之关系	172
第二节 袁世凯与西太后之关系	176
第三节 袁世凯与光绪帝之关系	178
第四节 袁世凯与摄政王之关系	183
第五节 袁世凯与庆亲王之关系	185
第六节 袁世凯与铁良之关系	186
第七节 袁世凯与李莲英之关系	190
第八节 袁世凯与其徒党诸人之关系	192
第九节 袁世凯与支那外交之关系	199
第二章 袁世凯与古今东西人物之比较	201
第一节 袁世凯与刘裕、曹操之比较	201
第二节 袁世凯与伊藤博文、毕斯马克之比较	205
第三节 袁世凯与曾国藩、李鸿章之比较	206
第四节 袁世凯与张之洞、岑春煊之比较	207
第四篇 袁世凯之轶事及结论	210

第一章 纪袁世凯之轶事十二则	210
第二章 结论	213
第一节 为袁世凯惜	213
第二节 概论袁世凯之将来	218

第二部分 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

——评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

孔祥吉 [日]村田雄二郎

第一章 一本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记著作	225
第二章 对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的补充与纠正	236
第一节 袁世凯汉城密札考释	236
第二节 甲午战后是谁密保了袁世凯	256
第三节 袁世凯的新政万言书	263
第四节 袁世凯与李鸿藻	279
第五节 小站练兵的风波	285
第六节 荣禄与袁世凯	291
第七节 翁同龢忽略了袁世凯的维新蓝图	302
第八节 袁世凯与戊戌维新之关系	313
第九节 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	337
第十节 义和团运动中的袁世凯	348
第十一节 日俄战争中日本情报机构对袁世凯的操纵	356
第十二节 天津戏馆引起的轩然大波	365
第三章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386
后 记	398

第一
部分

袁
世
凯

佐藤铁治郎

第一篇

著者之旨趣及袁世凯之历史

著者之旨趣及
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章 著者之旨趣

著者之旨趣

著者东瀛下士，谄陋不文，三十年来回翔于日、清、韩三国之间，审东亚时局，防然于支那大患；一原于政教混合，强词傅会；一原于重视古人，自甘愚陋，咸遁逃于理学，自文空疏，遂造成一般麻木不仁之官吏。前英使威佗玛谓：支那政界，如五十年未经洗涤之牛栏。亮哉斯言。念唇齿之义，蒿目兴嗟。愿呕出一腔热血，唤起我同洲同种同文之友邦。

支那政界如五
十年未洗之牛
栏

固天道无百年而不变：巢穴变为宫室，撻纆变为冠裳，井田变为阡陌，封建变为郡县，专制变为立宪共和。欧风美雨，普遍大同，力保平和，已设海牙公会。最近学者尤唱弭兵，可谓文化之机，与时俱进矣。号五千年文明古国，一旦舍己从人，维新变法，谁曰不宜？乃名变而实不变，朝变而夕改，终至朝野骚然，如无柁之舟，可大惧也。溯支那近二十余年内治外交，为兴亡

“支那”一词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蔑称，为保留史料原貌，不做改动。——整理者注

之绝大关键者，曰：

甲午之战，

戊戌变政，

庚子联军之役，

丙午五大臣游列邦考察政治，

袁世凯呼倡立宪。

甲午之战

右之四端，皆相乘而起，因果相生。欧洲学者谓：经一番破坏，必有一番建设。不料支那现状，恰成一反比例。甲午之役，只成一哄，不欲自炫祖国兵威，述同种同文相残惨剧，非由支那自大，旁若无人，乌能兴此干戈？

戊戌变政

媾和之后，朝野上下，酣嬉如故。南海康有为知国亡在即，倡言变法图强，清帝嘉纳。数月之间，耳目一新，百废将举。乃倏然政变，至六君子流血国门，康党皆窜身异国，成党祸一大纪念。清帝早朝晏罢，勤政爱民，亦成梦幻泡影矣。康徒梁启超以国事犯留滞横滨，犹以满腔热血著《新民丛报》，叫起国魂。乃顽固党人满布朝右，痛恨康、梁如疽附骨，欲提解治罪而公法不许，拟暗行刺杀而应召无人。因怒成痴，由痴生妄，排外之念愈牢。明知势力不敌，甘信邪说，掷孤注于义和拳，其敢以垂危弱国挑衅全球，作非种必锄之举。当轴者雄心伟略，较法皇拿破仑似高出寻常万万矣。泊乎六国师来，京津并陷，两宫西狩，万民涂炭。虽联军牵制，和议易成，负四万万赔偿，变干戈为玉帛，而创巨痛深，聚九州铁难铸庚子错。

庚子之役

迨和议成，銮舆返，京津还，联军退，而俄肆侵蚀，东三省又岌岌不保。我日本仗义兴师，数千万义胆

忠肝赤子，血肉横飞，争回土地，支那又思坐享渔人之利。迨日、俄之和议甫成，日、清之谈判又起。清廷计无复之，遂下五大臣考求列国政治之诏，袁世凯乘机利导，立宪首倡。如凤鸣九霄，凡鸟戢翼；狮吼大陆，百兽慑服。论者谓支那屡受激刺，康有为事前论定，不爽毫厘，种善因于当年，将收良果于旦夕。喁喁望治，久旱逢甘，曾几何时又见袁氏演下台之剧。

著者因有感焉：闭关数千年，其国势有治乱兴衰，其风俗无改弦易辙，莫支那若也。谈进化者皆以欧洲为中心点，当十六世纪以前，暴君污吏，何尝不草菅人命，专制自雄。及十七世纪一变而为宗教竞争时代，十八世纪再变而为君民竞争时代，十九世纪三变而为科学竞争时代，今二十世纪四变而为通商殖民竞争时代，愈剧烈，愈文明。独支那奄奄一息，毫无生气：官如神圣，民如蝼蚁，天然阶级，罔可逾越，较诸近世文明国势，非风马牛之不相及乎？改革果实行，则贵族搢绅，官吏胥役，无从作其威福，合力破坏，犹冀幸存，以保卫其私。康有为、袁世凯皆欲以少数敌多数，投身盘涡，而至凶占灭顶也固宜。著者二十年新闻记者生涯，凡目见耳闻……（原文未完，似遗漏数行——整理者注）

第二章 袁世凯之历史

第一节 青年纨绔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号慰廷，河南项城县人，祖若父，皆显宦，固世家子也。幼失怙，性放诞，不事家人生业，笃

丙午五大臣游
列邦袁世凯倡
立宪

官如神圣民如
蝼蚁

袁世凯之历史

青年纨绔时代
之袁世凯

不齿于兄弟

不容于乡党

好交游，上自骚人侠客，下至屠沽者流，皆相友善。凡乡里有以势凌人者，辄代不平。世凯兄弟六，嫡母刘氏，只生其次兄世敦一人，凯与世昌、世廉、世辅、世彤皆庶出，其兄多恶之。又见其挥霍无度，恐为所累，因与析居，未几而家产荡然，诸兄不齿。日与诸无赖游，生端好事，渐为乡党所不容。其胞叔保庆，以道员宦江苏、山东等省，颇有战功，老而无子，拟立世凯为嗣，遂往依之，而故态不稍改变。淮宁令杨某，于考试时虐待生童，世凯闻之，率众挺身与之抗辩，保庆恐其惹祸，命其仍回原籍。适河南地方凶旱，其堂叔保恒倡办赈济，世凯遂襄助之，全活甚众，灾歉之区，深感其惠。然好为大言，常侮绅耆，恒面责地方官吏过失，以是官吏乡里，衔恨切齿，思阴陷之。斯时也，世凯内不容于家族，外不容于官长及乡里云。

支那有提督吴长庆，系世凯父执，时统领庆军等营（清国营制，每择统兵官名氏一字，为统带军队名称，吴名长庆故其军曰庆军）。世凯既不能容身故里，乃率其党往投吴。吴虽武士而性耽翰墨，广罗海内名流，殿撰张謇时即居吴幕内。吴见袁雄姿英发，卓犖不群，窃喜故人有子；又以其正在英年，遂命与其公子辈同肄业于张謇氏门下。夫世凯之出山也，呼朋引类，谓此去从军，定可立功异域，乃仍令其读书，大非来意，然世凯处此莫可奈何之际，只得姑且安之。

不容于师长

且袁携来党伴居于旅邸，费用皆仰给于袁，是既受拘束于师长，又困于经济，日坐愁城，更何能安心向学。始则托故废学，继则以书室为游戏场，遂为张謇氏

所不容，告吴以世凯不堪造就。吴氏固古道君子也，视故人之子如己子，培养世凯之心甚热，固请张氏善诱其向学。嗟呼！以意马心猿之袁世凯，使从事于子曰诗云，呜呼可？未几诸种状态皆萌，张謇遂以去就之意告吴曰：如不使袁氏子离书室，只有敬告不敏，辞席之他；如专课公子辈，仍唯命是从。吴因张之坚请，命世凯居外舍，于是袁世凯遂为张謇屏出门墙之外。

袁世凯为张謇屏出门墙之外

世凯为张謇所排斥，乃以初意陈吴曰：世凯性不嗜学，独喜武备，非敢违长者命也。且处今竞争世界，非学万人敌不可，岂读书始可立名哉？如公之建伟业，立奇勋，又何尝得力于诗书耶？如蒙俯鉴下忱，虽执鞭亦所心愿。吴壮其议，心颇嘉许，以袁年齿太幼，碍难位置。

世凯叔时充旅顺船坞炮台等工程总办，遂往求之，思得若干金，加捐官级。其叔又命其回籍读书，袁大失意，不得已取其叔数百金，捐升同知，复往见吴，伪称其叔亦然其志，命仍投宇下。吴因予帮办营务委员，令随营学习以资历练，然终不假以权，第有其名而已。袁经此种种磨砺，一切纨绔恶习去其大半，方针稍变，与吴左右相结纳，遇事多为人排解，而营员中贤袁者甚夥，袁遂得安处其营次矣。

捐升同知

袁世凯充帮办营务委员

第二节 援韩庆军先锋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援韩庆军先锋委员时代之袁世凯

袁世凯厕身军界，嚆矢于朝鲜壬午之变。壬午变乱之原因，基于日、清两国之争点，故欲知世凯事实，须先详日、清交涉及朝鲜变乱原起。朝鲜在我明治初年，一意倚赖支那，抱闭关自守主义，不与他国交通。我国

朝鲜壬午变乱之原因

君臣见东亚时局艰危，有唇亡齿寒之忧，劝韩变法自强，勿存倚赖心。支那以韩为藩属，用干涉主意，凡韩廷一举一动，皆须遥商李鸿章。然清果能赫然振作，修兵备御外侮，使韩服从，犹有可说，乃内政不修，筹边无备，自顾不遑，夜郎自大，以是日、清两国对于朝鲜之意见大相龃龉。而韩之识时务者，德我国之忠告，有独立自强之志。而顽固者受支那之笼络，仍是倚赖性质，以事大为宗旨，由是有二党派起焉。德日本之忠告而省悟者，曰独立派；宗倚赖支那之旨者，曰事大派。

日本明治十五年春，支那光绪八年，美利坚派海军统将雪啡儿（译音）为全权大臣，驶军舰东渡，要求朝鲜结约通商。以朝鲜内政外交皆受支那干涉，遂先到清国见李鸿章，此美利坚外交手腕也。李鸿章不知其用意，以为美利坚与朝鲜缔约，必先通知我，系明认朝鲜为我藩属，遂许之。并请天津议订草案，一面嘱朝王派大臣金允植到天津，一面为两国拟条约草案，满拟执牛耳主盟，首条即载韩系清之属国。美大臣见此草案，严词拒绝，李鸿章莫可奈何，于美大臣到韩时派水师提督丁汝昌赴韩，强韩于约内声明藩属字样。韩迫于势，于条约外另给美大臣一照会，声明归清藩属，是约不利于韩甚多。美约订后，韩人皆衔恨支那，又知支那不足恃，欲离其牢笼而独立者颇不乏人。惟韩王昏庸愚懦，王后闵氏专横且淫乱，朝政大权多出闵氏族。韩王父大院君李昰应者，久为不平，欲清君侧以整朝纲。加以受支那逼迫，结美之屈辱条约，群情大哗，大院君乃阴为煽惑。适韩京因合并军营，短缺饷项，又给军士以不堪

明治十五年春
光绪八年

大院君欲清君
侧

之食，七月二十三日兵士啸聚，直入长官私邸，大肆屠戮，闵氏族被害尤众，渐至侵我使馆。我花房公使几被其祸，我商民财产亦受侵害，幸公使逃至济屋浦，遇英船救，始得归报政府。时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回籍，代理者为张树声。张闻韩警报，遂飞檄吴长庆，带队赴韩，以清韩乱。此袁世凯发现于军界之一大时机也。

袁世凯久居吴军，磨砺以须未获一试，一闻军事遂向吴报奋勇。而吴军久驻多疲弱，一旦整军，官则借故规避，兵则流窜逃奔，营务处及诸营员均纷纷请假。吴方恨诸人退缩，适世凯有奋勇之请，大嘉其志，遂派为援韩先锋委员，兼带亲兵二百名前驱赴韩。世凯既得权柄，诸党伴亦得所委任，遂长驱赴韩，抵韩即大肆杀戮；知变乱之起点由大院君之煽动，阳为派兵保护，而阴实困之，静候吴全军与丁汝昌水师军舰皆抵韩境，再行发落。乃我国花房公使，亦拥陆海军长驱韩京，问罪韩廷。韩许我赔款五十万元，并约设置守备兵二中队，保护使馆。当我公使与韩廷谈判时，袁世凯多方侦探，闻我公使与韩廷议结，又得赔款，大为不平。时袁之权力，尚不能直达清政府，惟鼓吹吴长庆、丁汝昌辈羽檄奔驰，以我索赔款于韩廷报告清政府，欲施干涉手段。清政府遂命令驻我东京清公使及丁汝昌出为调停，而我决然不许。袁乃请吴曰：可先将大院君拿问，遂于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交丁汝昌水师军舰，送天津交李鸿章审讯。嗟呼！以国君之父，无故被逮他邦，已属罕闻，而又由李鸿章审讯，非妄诞暴虐之支那，不能有此

壬午年七月二十三日朝鲜之乱

吴长庆带队赴韩
袁世凯发现于军界之时机

袁世凯困大院君

清兵蹂躏韩境

黄仕林帐下人
获一女子为袁
世凯帐下人所
夺袁杀黄最亲之
私人

黄切齿恨袁

吴长庆大奖袁
世凯明治十六年
光绪九年

事故；非昏庸懦弱之韩王，亦不能甘心。清兵驻韩名为肃清韩乱，实则借事生端，加以袁世凯所带亲兵，多其家乡无赖，穷困数年，自以从征属国，遂肆行暴虐，无所不为，韩国几无尺寸干净土矣。故当时各种新闻纸，皆纷纷登载，而清御史张幼樵亦上疏弹劾吴长庆。清政府乃命李鸿章责吴治兵不严，令查办营中闲散人员，资遣回国。吴本端谨人，在清国军界颇负时名，既受言官及各报之笔伐，又受政府之申训，遂传集营员极力整顿。时有参将黄仕林者，从吴军历有年数，颇著功勋。其帐下人向获一民女，颇美丽，拟献黄，为袁帐下人所夺。黄往告袁，袁置不理（或谓此女为袁所有），黄以是衔袁。适吴集众会商，黄乘隙禀于吴曰：“所有种种不法事，皆袁所带亲兵小队为之也，我曾目睹告袁，竟置不理。”袁闻之隐忍不发，次日率队巡查，适有黄营弁入韩民宅强奸，为袁所获，遂就地正法示众，旋诣吴禀报。而袁所杀者乃黄最亲之私人，黄切齿，持手枪径往袁所，袁诣吴未归，黄愤不遇，毁其室而去。袁从者诣吴营禀报，黄亦至吴营，吴度黄来意不善，令袁暂避。黄至，愤不一语，必欲得袁而甘心，虽长官亦无顾忌。嗣吴因调黄移兵他所，与袁隔绝，围始解。越数日，袁有马夫随袁出巡，怀女衣一袭，袁察觉，盘诘由来，言语支吾，即就地梟示。庆军自袁两次重惩后，纪律一振，即袁爪牙辈亦大悚惧，韩境稍安，吴大奖袁能办事云云。

明治十六年，光绪九年，支那法越事起，将有战争，筹备海防。本欲调吴全军回国，因我国驻韩公使馆

有护卫二中队，欲与我国相持，遂调其大半回防，至金州大连湾等要害处，留千五百人驻韩，隐与我抗。然此千五百人，须有统率者，吴遂向李鸿章密保袁世凯，称才能智略足胜此任。李鸿章准吴所请，派袁为庆军营务处，遂有总辖三军之权，而袁世凯三字，亦遂达于李鸿章之耳中。

第三节 驻韩庆军营务处时代之袁世凯

吴长庆移师内渡，袁世凯遂为驻韩千五百人之首领，乃大施诡秘方略，内结好于李鸿章，以达其迁升目的；外嗾韩人分党，使事大、独立两派自分畛域，互相倾轧。独立派首领为金玉均、朴永孝等，事大派首领为闵泳翊。袁与闵族多订密切交，闵为袁通消息，凡韩王之一动作，无不报知。而韩朝野俊杰之士，均以受清压制为恨，其全国人民亦以受清兵之凌驾为苦。惟昏庸之韩王，犹豫不决，总之除闵族外，无不欲脱支那而自立。清、法衅起，法海军攻福州、台湾，清势甚危。韩欲离支那之谋日彰，袁世凯虽运用诡谋，亦只能探韩王之秘密，奈人心何！袁见事机将败，遂密禀李鸿章，录其原禀于左：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向王前煽动，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而独立。探其本原，由法人衅起，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起衅俄人，欲乘此时机，接引强邻，称雄自主，不受制中国，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闵泳翊等意见稍

袁世凯三字达李鸿章之耳

驻韩庆军营务处时代之袁世凯

密禀李鸿章

歧，似此情形，窃虑三数月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殷忧。该国王日事嬉游，不亲朝政，复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来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鸷外之心，后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开后，人心渐歧，举动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卑职日夕焦思，寢兴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台、福两处告警，讹言四起，恐韩人不久必有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本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

明治十七年

光绪十年

韩京甲申之变

率兵袭王宫

李得袁禀，即转告清廷。明治十七年，光绪十年甲申冬，韩京设邮便局，大开祝宴，独立派首领金玉均、朴永孝等，预约党人乘机举事。并窃通声气于我竹添公使。是日祝宴甫开，而金、朴等羽党齐集，遂杀事大派首领，六大臣同时被戮，韩京大乱。韩王恐怖，照会我竹添公使保护，我公使应韩王请，尽率保护使馆之二中队入宫守卫。袁世凯闻变，遂率兵往袭王宫，以我公使先在宫中，乃致书于我公使，其旨谓应韩民之请，率兵保全王宫，约我公使面商保护方略。书甫入，我公使未暇拆阅而袁军已先鸣枪。时韩兵守宫门，我兵驻内院，清兵入门，先击毙韩兵数十人，继与我军相接。清众我寡，势不敌。我公使势甚危。幸韩军携轰雷一具入宫，我军知清兵性贪财物，取時計系轰雷机。袁兵果争取，触机爆发，炸伤多人，毁屋数间，袁兵始不敢前进。我

公使乃得乘间出。韩王为袁世凯拥至清营，其宫遂大受清兵蹂躏，汉城大乱，我国旅韩商民遇害者四十余人。竹添公使逃至仁川，报知政府，金、朴等仅以身免。甲申之变，在金、朴等不过欲锄灭昏顽误国之臣，使韩自强独立，亦谋国之忠也。讵忆袁擅入王宫，肆行杀戮，致成一大变乱乎？此袁激韩京甲申变乱之大略也。然世凯所以出此暴举者，实大有深意焉。世凯既拥韩王至军营，遂飞电报告李鸿章，转达政府，其作用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录其报告李鸿章之电文于左：

十八日晚，逆党金玉均、朴永孝等，藉日本兵力戕杀大臣六人，汉城大乱，臣民纷纷来营禀报。据称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国王吉凶莫测，乞求援救。卑职闻报，即派兵前往，并先致函日使，略云：应韩臣民之请，派兵保护王宫，劝其将兵队退出，以靖人心，勿受乱党之愚，激成大变，候其复答。自辰至未，该使竟置不理，复飭营弁持名片往询，日兵竟开枪击毙我弁兵各一名。我兵甫入宫门，日兵即放排枪迎击，持战一时之久。幸我将士奋不顾身，拼命攻击，伤亡共十四人。日兵不支，由便门逃出，我军遂入宫搜拿余党，不料日人狠毒，预伏地雷，兵丁误触雷线，炸毙两人，毁殿屋九间，于宫侧庙内寻得韩王，惟乞救护，询问六大臣何罪被杀，推以不知，皆日使与金、朴诸人所为。王不敢居住宫内，乞为设法安置，遂议到营暂住。卑职一面派员访拿乱党，保护宫殿，弹压地方；一面严申军令，有敢擅动臣民一草一木者杀无

拥韩王至清军营

暴动之深意

废朝鲜改为行省

赦。党首金玉均等，闻已随日使逃窜，余党潜伏，人心惶惶。查此次变乱之原因，系竹添与金、朴等谋使韩王叛我以自立，因此六大臣平素皆恭顺于我，遂先杀之以决王意。窃思数十年来，我国家糜饷劳师保全藩属，仁至义尽。该国王昏庸暗懦，暮楚朝秦，若不急早图之后患何堪设想。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所与我争者日、俄耳。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可虚与饵之。我之海陆军尚可与日本抗衡，日苟与我起衅，尚左券可操。卑职居此日久，密迩东瀛，彼国虽褊小，上下一心，其图谋并吞高丽形迹已彰，若复数年羽毛丰满，则难图矣。且此次之变，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戕杀大臣，其荒谬无礼亦公法所不容。时哉不可失，惟宪台裁之。

李鸿章得袁禀，意颇嘉许。遂密商总理衙门。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是电路透，为我东京新闻访事人以重金购得，揭载报端。我国遂开临时阁议，研究此事，预备一切。清政府遂派吴大澂、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带战舰二艘驰往朝鲜，欲收改行省之效果。不料，我政府已先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千人直捣韩京，与韩政府谈判，征收赔款。事平，续、吴始抵韩，见我国与韩廷交涉已定，且探我国尚有数千兵预备续渡，又见报纸遍载袁、李往来函件，知事机已泄。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续二人，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以了此局。我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而袁久驻韩终必为

吴大澂续燕甫
往韩欲收改行
省之效

患。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大旨约清彼此撤退驻兵，并请清查办擅杀我人民之弁兵，共保东亚和局。

明治十八年，光绪十一年四月，我全权大使会李鸿章、吴大澂于天津谈判。李、吴谓我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擅杀韩大臣。我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并纵兵妄杀我商民。李、吴袒袁特甚，彼此互辩不屈，议将决裂。逮十八日，清忽变计，容我要求，结彼此撤兵条约，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条约结后，在表面观之两国感情系已融洽，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兹不但不能遂欲，而转受人牵制。在我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有唇亡齿寒之忧，须臾不能去，故我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遂生出以后之恶感。

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日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我日军无从措手。即我日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有飙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我日本必图恢复，清则战胜而骄，兵备益弛，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焉。设清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沉沉酣睡又当早省也。

《天津条约》定后，两国之兵均于是年七八月间陆续撤退，袁世凯亦随营归国。当束装时，遍交韩之事大派，如执要政之金允植、金炳始辈，皆与订莫逆交。盖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国迨时大局，国内恐难立功，欲求立功当于异域，故袁虽归，其心仍恋恋朝鲜。及归，一

明治十八年
光绪十一年

天津条约成

日清恶感生

条陈韩事于李
鸿章